



10

制图：安宁
版式设计：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玉璞
执行主编：哈丹宝力格

2024年
5月7日
星期二

内蒙古日报

北疆文化·文物说



【出圈】

内蒙古博物院 一级文物

【自白】

我是丛林精灵

□娜拉

我有长长的睫毛和大大的眼睛，当我安静的目光与你不期而遇时，你瞬间就会读懂我的善良与温驯。我胆子小，喜欢藏在向阳的、有浓密茅草的山坡安静地享受阳光和食物，也喜欢在森林边缘和山地草原奔跑，人们称我“丛林精灵”。

在古代，我被视为神物，有角仙、斑龙、茸客等雅称，尤其“角仙”这个称呼备受人们喜爱。我的角每年脱落一次，被视为生命的循环与回归，于是我就成为长寿的象征，在神话故事中是长寿神的坐骑。

在古代，我不仅是婚姻的“符号”，还是美丽的代名词。雌雄鹿成双，代表婚姻，“丽”的象形字像2张鹿皮，古人嫁娶时，男方要送女方2张鹿皮作为聘礼，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鹿皮为礼。”后人称夫妻为伉俪，伉俪就是鹿皮。

除此之外，人们还将我视为地位的象征，再加上“鹿”与“禄”谐音，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关于我的雕塑不仅是吉祥动物，也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战国时期，工匠把我恬静卧在草地上的形象用青铜定格为艺术品。我四肢蜷曲在肚子下面，竖着耳朵，直着脖子望向远方，这个姿势让我感觉既舒适又惬意。肥硕的臀部不仅让我显得更可爱，而且也说明我生活的地方水草丰美，吃喝不愁。肚子细瘦，是我经常奔跑锻炼的结果。

成为艺术品的我颇受主人宠爱，但我生活的年代战乱频繁，突然有一天，在一片混乱与嘈杂声中，我被埋在了地下。原以为这只是暂时躲藏，不料再见天日时已经物是人非，听人们说，我竟然被埋了2000多年。大家称发现我的地方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村。从大家的谈论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们口中的准格尔旗在商周时期是北方游牧部落生活的地方。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准格尔旗部分属魏国上郡辖区，秦国打败魏国后，魏国割让土地求和，其中包括准格尔旗地区。秦国国君秦昭襄王修筑长城时，匈奴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匈奴擅长游牧狩猎，我和我的家族成员便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他们把我和其他伙伴的形象打造成各种饰品，体现他们的生活情景，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落智慧的结晶。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卧鹿呦呦鸣千年

□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白羽

战国卧式无角青铜鹿

高7.6厘米
身长15.5厘米

人们将鹿视为地位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麒麟的体形就是鹿。

雌雄鹿成双，代表婚姻，“丽”的象形字像2张鹿皮，古人嫁娶时，男方要送女方2张鹿皮作为聘礼，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



卧式无角青铜鹿

蜷足昂首，两耳竖起，背部有一道凸棱，腹腔中空。

卧式无角青铜鹿出土于准格尔旗速机沟村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卧式无角青铜鹿高7.6厘米，身长15.5厘米，屈足昂首，两耳竖起，背部有一道凸棱，腹腔中空。

1962年10月，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馆征集到一批青铜器，据说是解放初期该旗速机沟村一位村民取土时在—穴窖内发现的。窖内除了卧式无角青铜鹿，还有其他5件鹿型饰品：2件立式长角鹿，通高16.7厘米、体长9.5厘米，四脚直立，鹿首微昂，目视前方，双角后伸靠近臀部，长角分为数枝，神态特别生动；2件立式无角鹿，形态与立式长角鹿相同，高12.5厘米、体长9.3厘米；1件卧式长角鹿，形态与卧式无角鹿相同，高7.7厘米、身长10.1厘米。此外，还有鹤头型节杖1件、羊头型节杖1件、狼头型节杖1件、长喙鹤头型节杖1件、屈足马型节杖2件、狼头型节杖1件。

经专家鉴定，这批造型生动活泼的青铜器属于鄂尔多斯青铜器，代表了较成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工艺水准。长角鹿、鹤头型节杖等与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出土

的青铜器相似，因而其时代应属战国末期。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在那时活动着匈奴部落，再加上这批青铜器本身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色彩，专家认定这批青铜器与匈奴有关。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公元前3世纪，匈奴东击东胡，西灭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吞丁令，统一了北方草原，畅通了草原东西文化交流，以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影响了整个欧亚草原。

准格尔旗速机沟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共计有鹿、鹤、羊、狼、马、狼6种动物形象，其中鹿、鹤、羊、狼的动物形象在内蒙古地区不是第一次出土，狼、屈足马型节杖则为首次。它们的铸造方法均系模铸，例如鹿的背部有合缝，角是单独铸好再插上去的；鸟兽成对，有角的鹿为雄性，无角者为雌性。所铸动物形象或直立或屈足，或低头或昂首，或闭嘴或张口……个个神态逼真，动物体骨筋的比例也处理得很恰当。这些动物中，羊、马是游牧部落的家

畜，鹿是日常猎获的动物，鹤是常见的飞鸟，而动物的雌雄相随、母奔公逐则是草原上常见的情景，这些都是当时活动在北方草原的匈奴人的生活场景。

匈奴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各种质地的器物上雕塑动物纹，不仅体现了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类型。匈奴经历了长时期的原始部落生活，从事牧业和狩猎活动，动植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在社会生产水平不是很高的条件下，获取和驯养大自然的动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加之匈奴人游而不定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对动物的依赖，并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速机沟村出土的这批鄂尔多斯青铜器饰品，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鄂尔多斯高原辽阔的草原图景，不仅为研究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物质文化提供了资料，而且对研究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也有一定价值。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观点】

源自大自然的艺术

□沈莎莎

动物纹饰最早流行于早商至西周前期，以圆雕动物头像的形式装饰于青铜剑和刀柄首。鸟头、兽面、屈足鹿形象是早期匈奴部落的文化特征。战国至西汉时期，匈奴部落的动物纹饰自成体系，多为牛、马、羊、驼、鹿、虎、豹、野猪、禽类等动物形象，表现形式分单体动物、对称式复合动物、动物咬斗式，采用模铸、模压、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可以说，这种动物纹饰是源自大自然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渊源可追溯到早商时期以来开沟文化第五阶段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

准格尔旗速机沟村出土的卧式青铜鹿造型生动活泼，代表了较成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工艺水平。从19世纪末开始，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它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部落的物质文化遗存，以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与欧亚草原文化所表现出的亲密关系，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一定数量与种类的圆雕青铜饰件，比如伫立的羚羊、安逸的卧马、凶猛的狼狗等，均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动物形象脚下都有或圆或方的管状茎，用于装置杆头。人们通常把这类器物称为“杆头饰”。原始部落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将它们视为图腾，将崇拜物形象地装饰于杆顶或杖端，一方面是早期北方游牧部落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是领导部落成员举行祭祀神灵、祭拜祖先仪式时显示地位、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因此，类似羚羊、卧马、狼狗等这些圆雕青铜器饰件，一部分可能是装饰于车舆围栏顶端等处的“杆头饰”，但更多的应该是代表权力或身份的权杖杖首。

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展现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纯朴豪放、生机盎然的风貌。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员）

【史话】

青铜之光耀古今

广袤的欧亚草原孕育了诸多早期文明，随着青铜时代来临，欧亚草原逐渐形成了沟通东西的“金属之路”。19世纪末，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器物形制迥异、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又独具特色，根据考古学界对新发现考古遗存采用最先发现地命名的惯例，这类青铜器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周时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发展到鼎盛。

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在夏代有熏育（獯鬻）分布活动，到了春秋时期，这里及周边又有林胡、楼烦、赤狄、白狄等部落，后来，匈奴从大青山、河套地区兴起，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匈奴的兴盛之地。

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鄂尔多斯高原几乎在同时也有了铜器。商代到春秋早期，草原青铜受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制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镂空技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包括铃首或兽首剑、刀，器物均厚重有力。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山戎部落在长城中段东部地带相当繁荣，形成了东部区的青铜冶炼中心，生产方式以农、猎、牧结合，生产力水平空前发达，他们的青铜文化自成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符号，这一时期草原青铜器进入鼎盛。

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在战国时期是各种文化、政治等信息的集散地，通过贸易往来，鄂尔多斯地区的人了解了青铜器，并得到铸造青铜器的原料，他们在制造青铜器时对动物的刻画用了写实的风格，体现出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粗犷豪放、自然真实的审美观。

鄂尔多斯青铜器承载了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落独特的文化内涵，是后人研究鄂尔多斯历史和草原丝绸之路历史宝贵的实物资料。

（马小江 整理）

